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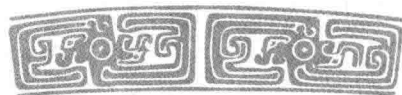
百衲本

宋史

7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元·脫脫等撰



百衲本

宋史

元·脫脫等撰

7

國家圖書館出版



尚書右丞國書監丞兼判樞密院事經筵都講官

李綱上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上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

傳百十七

胡秀海

子為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且語所善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猖獗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以守宗社可也公以獻納論思為職曷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一能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其賜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

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謂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上迎謂綱曰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為行營副使綱為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

傳百十七

二 秀海

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為上力陳所以不可

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疎虞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操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速以健

列傳

傳百十七

三

胡亥卿

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枕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枕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竟使枕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枕受事目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

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

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悍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

列傳

傳百十七

四

胡亥卿

日之力若扼河津絕饒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商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放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德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

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網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始金人犯城者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踊躍以行先是金帥粘罕圍太原守將折可求劉光世軍皆敗平陽府義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隆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將還諸將已追及金

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徵宗泣數行下問卿頃以何故去綱對曰臣昨任左史以狂妄論列水災蒙恩寬斧鉞之誅然臣當時所言以謂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爲今日攻圍之兆夫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修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徽宗稱善又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徽宗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皇帝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懼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哉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適當大敵入攻爲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陛下回鑒臣謂宜有以大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行宮人得卿來皆喜以此示朕意卿可使服之且曰卿輔助皇帝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

仲議欲屏太上下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而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取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曰乃者敵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致卿不

傳百十七

七

綱

自安朕深諒卿不足介懷巨敵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宜勉爲朕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謂如節度使至遙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

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讓者益肆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彊弱固

傳百十七

八

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者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爲專權今以臣爲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爲之無乃不可乎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上趣召數四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

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及陸辭言唐恪鼎山之姦任之不已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犖洛望拜陵寢濟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疆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當膽思報厲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減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衙書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疏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鼎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治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

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貴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所憚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曰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當投袂而起以副蒼生之望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猶遣人封其章示綱覲以沮其來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錫宴趣見于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上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寢成命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如臣愚惹但知有趙氏不知

有金人宜爲所惡然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因力辭帝爲出范宗尹知饒州顏岐與祠綱猶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云臣愚陋無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顛持危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無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識擢付以宰相顧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日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

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懦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謂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銀之擾元帥府恕邦昌謂其不待征討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憤嫉邦昌者則謂其建號易姓而奉迎特出於

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帥府恕之私也天下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爲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寮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論不同者上乃召黃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

傳百十七

十三

宋史

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濟四州而已其餘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量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所嘗

傳百十七

十四

宋史

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凡七十萬人由是所之聲震河北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傳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時亮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上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缺望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今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糧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乎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間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眾有許高許亢者以防河而道謫嶺南至南康謀變守倅戮之或議其擅殺綱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道途劫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賊而欲退走者知郡縣之吏皆得以誅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為然命轉一官開封守關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五人為

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駢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部賁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浚問之齊愈曰民財不可盡括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用千萬緡費將安出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時朝廷議遣使于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彊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

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傳雲
爲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
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
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
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
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
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
衡石程書無益也因論靖康初朝廷應敵得失之策且極
論金人兩至都城所以能守不能守之故因勉上以明恕
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又奏臣

傳百十七

十七

綱表

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
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
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天下之勢遂傾不
復振矣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
詔欲幸東南避敵網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
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
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爲亂跨
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
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

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
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
誓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
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
退保一隅不易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
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而黃潛善汪
伯彥實陰主巡幸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洵洵咸
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初綱每有所論諫其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

傳百十七

十八

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所乞且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
河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
司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
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有旨令留
守宗澤節制傳亮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
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而張所傳亮又臣所薦用
今潛善伯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
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
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言聖
意必欲罷亮乞以御筆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綱退

而亮竟罷乃再疏求去上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
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潘善伯彥
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爲安便哉顧
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
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
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
矣如護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
患禍非所恤也初二帝北行金人議立異姓吏部尚書王
時雍問於吳玠莫儁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
爲然適宋齊愈自敵所來時雍又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

傳百十七

九 胡彥

邦昌三字時雍意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至是齊愈
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章將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竊其
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逮齊愈齊愈不承獄
吏曰王尚書輩所坐不輕然但遷嶺南大諫第承終不過
踰嶺爾齊愈引伏遂戮之東市張浚爲御史劾綱以私意
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詔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尚書右丞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佐中興
會上召見陳東東言潘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
翰曰吾與東皆舉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
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

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
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
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列傳卷第一百十七

傳百十七

二十

列傳卷第一百十八

宋史三百五十九

開禧書上桂國蠻國書並相驛國領經書都統巨鹿等奉
敕修

李綱下

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是時荆
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群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
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
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澶岳
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
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
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為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
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
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震臺檣頽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
抹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蹕江上號召上流
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
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
糧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為
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
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方時
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道之而來勢

四百八

傳百十八

四百八

四百八

傳百十八

二

不徒還必謀割據茲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
避則無以為善後之策昔符堅以百萬眾侵晉而謝安以
偏師破之使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安知北敵不授首
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降臣章與二三
大臣熟議之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院施行
時韓世忠屢敗金人於淮楚間有旨督劉光世張俊統兵
渡河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
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
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
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
振而疆敵猶得以潛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
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
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
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
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
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
因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
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報之師諸葛亮佐蜀
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

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截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彊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并堅石勒之衆宇文拓援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

傳百十八

三

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彊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彊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

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鑒與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勑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彊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地子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

傳百十八

四

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乃可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不詳究其術業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無補於病徒加疾而已大槩近年開暇則以和議爲得計

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定惟揚平澤潞下河

御百四十

傳百十八

五

周書

邦鮮復遣使豈不以曩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僭僞之國其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輒往來坐索士氣而又不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戢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疆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疆敵

御百四十

傳百十八

六

周書

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日信任輔弼二日公選人材三日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爲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遠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

傳百十八

七

周〇星

舉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群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黜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擯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

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群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譏寬惡得以中害善良比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室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

傳百十八

八

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而我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

有日矣何謂實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實畏之誠比年以來災戾迭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

傳百十八

九

九

九

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淝之上車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

息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爲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淮西鄧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欲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武帝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張浚措

傳百十八

十

十

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入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夜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同志士氣銷縮莫有關心我退彼進使敵馬